二十五

人集

棲逸

至醫藥

六十一番

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殆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莊子釣於汲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廊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洩尾於泥塗中乎

齊策顏斶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遵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正以自娛莊云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

漢書東方朔曰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上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門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不死矣

楊雄著書言當世士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蕲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齊梁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嗚呼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潔其清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自東園公綺里季夏園公甪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勵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鮑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後漢書臺修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修病往謝刺史曰孝威君身如是甚苦如何修曰修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隱居不仕賣卜自給有富人羅冲爲具車

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柰何以不足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心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乏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唯開一徑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尋陽記索靖好學不應州郡之辟太守陰澹造焉歎曰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志忽九州而棲心天外遂謚爲玄居先生

向長字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而去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志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世說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伯休嘆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畧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

敘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返還半嶺許聞上嘈然有聲如數部鼓吹顧乃向人嘯也

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謝公始有山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得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

晉郭元瑜少有拔俗之志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曰此鳥安可籠哉梁陶弘景梁武屢聘不出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效戾尾之龜豈可致之

魚復侯爲江州厚餉遺宗敬微測乃炳之孫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晉書桓玄謀逆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者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龔舍隨楚王入朝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嘆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生之網羅也豈可久處耶遂掛冠時謂蜘蛛隱

宋書何尚之爲尚書令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其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

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王思招隱詩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羅山記　周續之字道祖閑居樂志或問續之時踐王庭何也笑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致兩忘者朝市亦巖谷耳

南雍州記辛居士名宣仲截竹爲罌以酌酒曰吾性甚愛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獨異志成應元事統刘牧居南山里中植果種蔬野人侮之攺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其居曰汝來護我也歷數年攺卒乃去司馬郊隱華山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其傷生意禽獸日遊目前及四時山果熟果大大鳥啣果小小鳥啣俱送郊齋中嘆曰禽鳥送果甚多但可日料三十顆異日如此光三十年）

孔德璋移文云世有周子儁俗之士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務光何足比洎子不能儔至其紆金章綰墨綬使我高霞孤映白雲誰侶列壑爭談積峯聳詣今又促裝下邑浪櫂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扃豈可使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宜擒雲閑截來轅請回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南史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盤桓又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有時獨游泉石人望見以爲仙人（元吳莱字立夫好游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木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元吳莱字立夫好游嘗謂人曰胸中無三）

隋常世康與子弟書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衮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

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
梧楸風光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病彌增非可趨走祿豈
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隋書仲長子光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貞素徙與相近中說薛
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渺然小乎所
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王康琚反招隱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李宗易靜居但得心閑隨處樂不須朝市與雲山

唐書田游巖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隣高
宗幸嵩山親問之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白居易醉吟先生傳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寺觀丘墅有泉
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
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蒙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
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
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歡甚又令小妓歌楊
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肩輿適野
輦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輦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
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
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
其過也或諫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
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
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
于妻子凍饑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

于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盃觴諷詠之間放即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唐子西箕踞軒記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坐危傴僂蹐縮其圖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拔笠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不拘禮法之所為也

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篷席齎束書茶灶筆床釣具往来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扈言通隱者何點玄隱者皇甫希之黃扉隱士許寂也仕蜀好修鍊隨駕隱士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隱終南游俠隱士前何點與弟胤也遨遊人間

澄懷録江南李建勛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數聲曰聊代清耳

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嶧陽友磬為泗濱友南華經為心友相竹榻為夢友

雲溪友議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常冊與僧靈澈為忘形之契寄澈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浮冉冉只如雲已為子午歸休計五老峰前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小隱書世有談清福者然而知清福者幾何人至享清福者又幾何人近有胡九韶者清寒士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妻曰三飡食粥何名清福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

何若胡九韶者可謂知清福矣

宋書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盤霄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掉小船而歸蓋以鶴飛爲客至之候元人歸隱詞問天公與我閑身結草爲標編竹爲門鹿豕成羣魚蝦作伴鷺鴨比鄰不遠遊堂上有親莫居官朝裏無人黜陟休云進退休論買斷青山隔斷紅塵名醉東風

蘇東坡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澠水燕談种放別業在終南山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野有詩曰幽居帝畫看野字仲先居陝東號草堂居士子閑亦有父風宋景文贈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

晁無咎云量飲美酒滌其煩慮何須太醉間讀異書味其新意不求甚解邵康節安分詩眼前無俗事心下自清涼靜處乾坤大閒中日月長

唐子西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少年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逕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方足旋吸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鹿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荀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字展所

藏法體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數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謝皐羽集天地間雲嵐木石崇丘絕壑足以發奇潛老多人跡所不到故畸人靜者得與世相忘而自樂其樂恒專已而不讓人至貶食離累垢衣蓬首獨耳心焉

黃魯省曰嵇子叔夜生焉無辰形寓寰間神棲皇古以塗炭寡歡故絳和於琴綺以都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煉乎九轉以俗子不足信故開襟於亡賢耻爵組之鞿馳故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託箴乎太師

婆羅園清語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松下涼風輸我北窓一枕

登華子岡月夜犬聲若豹遊赤壁磯秋江鶴影如人但賞前賢神明開滌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境愈久轉有意味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篘呼童煑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也

雲棲蓮老佛隴燈公嶺表憨山湖南窮分有西方美人之思碧浪朱生西冷虞氏湘靈逸客鏡水隱鱗作天際真人之想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風翻貝葉絶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宮漏一室經行賢於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鳴琴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當軒喜藤竹之交翳瞑目跏趺落花飄而滿几冥心入定鼯鼠出而行堦娟娟月露下簷蔔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掃有掃無即掃字而亦掃忘形忘物并忘字而亦忘斯能所之雙冥會靈心于絶代

墨家

墨子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國以利其國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

孝子之爲親度也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亦猶此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敺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大摻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子墨子自魯之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乎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子墨子南遊於楚穆賀謂曰子之言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

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子墨子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農侵凌即語之兼愛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魯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疋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

莊子不後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制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

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取而不兩顧於慮不謀於智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荀子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益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然後禽獸六畜一切而剸車黿鼉魚鱉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虫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韓子儒議墨子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代醉編楊翟之兄名緩皆鄭人也見莊子緩爲儒而翟爲墨余嘗謂孟子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姓也墨非姓也墨與儒對使謂翟姓墨則緩豈亦姓儒耶且墨亦非始於翟特墨之道自翟而益擴

筆叢墨氏之學世以自翟倡之然劉氏七畧有尹佚二篇注成

康時人則遠在翟前豈墨亦有所自耶翟入室脩滑釐無著述
傳世而韓非所稱有田俅劉向別録有我子不止胡非隨巢也
又意林有纏子亦墨家　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墨家余初讀
意以嬰尚儉墨節用故聯類合之及讀墨非儒篇以詆訾仲尼
皆嬰之言迺知墨子之道嬰實倡之

名法

老子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
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管子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
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
於民
斷制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之服之勝之
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
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
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
度曰道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
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
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
行於民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
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轡毋

赦者痤睢之礦石也

荀子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詩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其亡益乎家語老子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爲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

列子樂正子輿曰公孫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下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其尤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牟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山出口輪不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

公孫龍跡府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

申子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

知也人且藏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唯無爲可以規之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慎子有虞氏之誅以書號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復絺當刖以文畢當肉此有虞之誅也澠水燕談慶寶中郎官呂覺公事同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將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

商子國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申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同列而相匡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謂也

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蹠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見適心今亂國不然特吏吏雖衆同體一也夫

同體一者同利相爲也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爲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爲棄惡盖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爲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以相監皆善也若使馬馬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以間子君不能以間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爲端也

韓非子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偪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盎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殆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靖郭君相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于吏勢乎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

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六反云母之愛子也信父父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策亦可失矣

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賞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

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

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爲傷民矣蔡邕傳下獲薰胥之罪胥相也相薰蒸以得罪

淮南子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極取之權一

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愽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存楚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

史記酷吏傳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常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此之時吏治若捄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奸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李斯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錙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

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降典悊人唯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異聞錄刑罰之事者于大象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飭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

筆談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俱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寃悉以諉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爲我養母終其身時張定叟尚書知府事號稱嚴

明囚至呼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人殺某人者亦甲也甲已殺某人即逸去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闇而吏賕故冤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縱之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丹鉛餘録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耶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畧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勑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主意志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清嘗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

遜志齋集世以慎到與鄧析韓非之流茲稱到雖刑名家然其其言有中理者其謂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不猶儒者君爲輕之意乎其謂役不得踰時不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不猶舍己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意乎其謂人君任人而勿自窮不猶任賢勿疑之意乎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洧水有富人溺死者有得其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以告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所謂兩可子產所誅也

鶴林子趙孟頫初至京會百官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貫滿者死抗言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二虛四者爲直如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通爲得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死命可乎

筆叢名家最著者公孫龍龍戰國人孔穿同時書五篇傳于世魏牟惠施皆其流莊列荀卿太史玆著其言爲道術之一足證當世龍之學大行古人以臭爲香以亂爲治今尚用之至草可名木禽可名獸蓋紛然不勝舉第如莊周之齊物則得之龍欲正名適以亂名耳

魏牟田駢玆見莊列荀卿牟與公孫龍師友駢與慎到彭蒙同術號天口駢率辨士也所著書非名實則當縱橫漢志俱入道家不可曉鄧析著竹刑當列法家漢志亦列于名今其頗有類名家者刑名二業大抵相出入也

賢奕編今人稱法令曰令甲以漢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然是法令首卷曰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筆長有數見鼠璞甚明然則令乙者第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漢律當有十卷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于庭曰水不溢貸爾死于是

作樂喧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

代醉編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俗本不解飲字或改爲報或改爲疑茲非也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刋章下州郡以名捕儉注刋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飲章刋章皆奇又梁松傳松怨望乃懸飛書誹謗下獄死注無根而至若飛來也今之匿名書縱橫

鬼谷子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而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內者進詞說捷者建所謀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貨財或結以采色以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疎則疎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蛺母之從其子也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謂測深揣情

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疎者偏害

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高似孫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術數其變譎其詞談蓋出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機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而明之蓋至於自放潰裂而不易禦

秦策蘇秦說秦古者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縱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飾諸侯惑亂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

史記虞卿說趙王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秦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以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　虞卿入見趙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從便

孟嘗君與韓魏攻秦昭王謂樓緩公子池曰欲割三城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

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

荀悅申鑒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虐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後韓信泜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唐書肅宗問李泌今強敵如此何時得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守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此以兩軍縶其四將也

兵戰

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上左凶事上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

相加哀者勝矣

左傳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晉中行穆子敗羣翟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請毀車以爲行爲伍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大敗之

楚子莊王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爭強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危幾而安人之危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晉衆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

孫子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如匈奴羸師以誘高祖用而示之不用如李牧按雲中大敗林胡遠而示之近韓信陳船臨晉而渡夏陽近而示之遠晉侯假道於虞伐虢利而誘之赤眉委輜重而餌鄧洪亂而取之李靖乘輕舟破蕭銑實而備之關羽討樊城番兵備公安強而避之隋季梁無與楚君遇怒而撓之漢兵擊曹咎於汜水卑而驕之石勒秦戴

佚而勞之（吳子亟肆以疲楚軍）親而離之（漢王慢楚使而疑范增）飽而饑之（晉文困諸葛誕而拔壽春）安而動之（齊軍走大梁而退魏師）出其不意（鄧艾由邢徑直趨劍閣）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軍食可足也

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避之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若江河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乖其所之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

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缾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殆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兵地有九散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則無戰輕地入人之地不深者則無止爭地彼此皆利者則無攻交地我可以來彼可以來者則無絕衢地三面連屬得天下之衆者則合交重地入人之地深者則掠圮地凡難行之道則行圍地彼寡可以擊吾之衆則謀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則戰

火攻有五一曰火人焚其人二曰火積焚其蓄積三曰火輜焚其輜重四曰火庫焚其府庫五曰火隊焚其隊伍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璧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息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用間有五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使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者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宋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令皆知之號

七書

吳子起衛人著六篇棄魯降魏後降楚被殺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禁暴救亂二曰強兵恃衆以伐三曰剛兵因怒興師四曰暴兵棄禮貪利五曰逆兵國亂人瘦舉事動衆

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

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用兵之道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鋼有餘則車輕人銳鋒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

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
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凡兵有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
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
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
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
逐是謂力機
其將愚而信人可計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
而困上富而驕下貪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
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
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
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飈風數至可焚而滅停久
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司馬法齊威王追論成周大司馬之法凡五篇非司馬穰苴書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乂之
謂正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
止戰雖戰可也　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
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
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
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
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
吾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

道也

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賊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凡師未陣曰敗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日取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掩其不備曰襲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令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　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

一曰人賢人二曰正正道三曰辭辭命四曰巧智巧五曰火火攻六曰水水攻七曰兵兵器是謂七政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illegible]之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

尉繚子　魏人鬼谷高第爲梁惠王陳兵法廿四篇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刑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勝衣險必下步軍井成

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
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
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預備慎在於畏小智
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
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
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
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
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
天下莫當其戰矣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鼓而忘其身夫將提鼓
揮枹臨難決戰侯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
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興亡安危應在枹鼓奈何無重將也
三畧本太公作黃石公推演以教子房遂以爲黃石公書夫主將之法務聚英雄之心賞
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
世能祖祖上祖字以禮貌言下祖字以君言言世人但知祖禮尊其君鮮能下下祖祖爲親
下下爲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
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
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
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以三畧爲衰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度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畧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

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

六韜太公作文武龍虎豹犬凡六韜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

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

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

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羽翼股肱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

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唐史賀若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弼意自許爲大將未軒錄宋真宗次澶淵議守天雄軍魏公曰智將不如福將乃命王欽若守之欽若危坐七日而虜退

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吳書蔣欽曰徐盛有膽畧萬人督也

主與將有陰符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八寸若符事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宋都虞侯以上悉以所掌卒伍之數細書於所執之挺謂之杖記如笏記焉

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此五音者疑色之符

也

武王問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柰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止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未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鏝之具其矛戟也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鷄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鑿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儲備也冬食倉廩其室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兵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

風后握奇經 馬隆本作握機敘云風后軒轅臣也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

八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

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左後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縱布天一天二次之縱布地四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高似孫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矣蓋

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燕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十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然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內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凝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圖成鐏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列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賾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爲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爲利物禁暴隨

時禁衰盖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爲將夕惕乾乾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爲陳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来者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

管子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故舉兵之日而境内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舉兵之日而境内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内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

荀子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戰國策 蘇秦曰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 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之爲殘也士闔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祀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内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

出矛戟折環鉉絶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　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内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讎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讎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邉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絶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

李衛公問對 唐李靖答太宗九上中下三卷 太宗曰黄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

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奇餘零也因此爲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也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闘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物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闘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二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

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爲二種此四種也蜀劉禪紀楊修以所撰兵書示張松飲宴間一看便暗誦之世俗名強記者曰張松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五行陣何如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

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校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絶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跡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

亦由此也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靖曰臣嘗分爲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兵陰奪陽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筆叢兵家秦漢至衆今傳于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太公黃石諸葛亮李靖等率依附之也孫吳尉繚當是戰國本書總之皆權謀形勢其明正大廓然王者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　任宏所録兵書凡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凡兵書五十三家班氏獨出司馬法入禮類鄭漁仲譏之夫吉凶軍賓嘉兵固五禮之一而司馬之言與周官相出入益以信孟堅之識非漁仲所規也曹詩權家雅愛勝全國爲令名注謂兵法

代醉編游用之曰兵家遁法即白法也開休生三門爲吉開即六白休即一白生即八白也

尅擇

蠡海録人爲陽物爲陰陽數自一而至九陰數自二而至十有尾故人無尾而物皆有尾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一二水火之生形具而質未全故水有乾涸火有灰燼其耗也速三四金木之生形質始具故木之枯朽金之剥蝕其耗也遲至五土而形質全備故亘古而無耗也陰錯陽差有十二日蓋六十甲子分爲四段自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各得十五辰甲子之前三辰值辛酉壬戌癸亥爲陰錯己

卯之前三辰值丙子丁丑戊寅爲陽差甲午之前三辰值辛卯壬辰癸巳爲陰錯巳酉之前三辰丙午丁未戊申爲陽差蓋四段中每段除十二辰各餘三辰三四亦得十二辰是爲陰錯陽差也甲子甲午爲陽辰故有陰錯巳卯巳酉爲陰辰故有陽差也或問五行相生惟金生水難明蓋金者氣也水生於氣聚故金生水也又云天者金之體星者金之精氣降於天則爲雨氣出於地則爲泉天爲陽變化故或雨暘地爲陰守常故泉流不息也十二屬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鼠五指虎五指龍五爪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兎兩爪蛇雙舌羊四爪猪四蹄見洪巽漫録

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觳觫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聞死而不懼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經羊敢之餘必悴稿諺有之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而致然也續博物志日月餘而私者生兒多疾日月晦朔弦望而私者生兒則愚癡瘖瘂猶木日造醬而酸水日造醬則生蟲九焦日種穀不生芽六合日遣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

羊刃之說祿前一位是也祿過則刃空蓋貴人位前必列兵以此爲喻但值陽干則是陰干則否如甲卯丙午甲既祿於寅前值卯方爲真蓋寅卯一氣之木及乙祿卯前值辰非同數故否然則陽性暴故借羊以警之至于子平中以奪財羊刃名之者有逞暴凌刼之意也他可類推矣

月忌之說術家以爲廉貞獨火故爲忌者謬也此乃以洛書九宮推之初一起一宮二日二宮三日三宮四日四宮初五日則

入中宮中宮爲皇極之位至尊之地在臣民當忌避故曰月忌至於六日六宮七日七宮八日八宮九日九宮初十復至一宮如此循環數去十四日又入中宮二十三日又入中宮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爲月忌也懶真子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乙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廿六日張十月廿五日角

邇齋閑覽仕宦多忌瓦日不赴官人多不曉瓦之義或云瓦字凡上官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不祥日

東園客談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畧者嘗記丁顧言少卿云昔遊宦蜀中至官有期駐舟江滸遊慈山寺遇老僧問丁公何爲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了又以告僧曰是所謂瓦日可不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去免歸丁深異之於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語人臨治頗用之

客齋續筆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爲不吉一句惟淮南鴻列解天文訓篇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收者皆不用以建爲陽破爲月對平收隨陰月遞互爲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六月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爲破未之

前聞也蠡海佛老地府十王之說即十干之義其五稱閻羅最尊戊土居中故也有七七之名者蓋十干數至七則遇尅如甲子至第七日遇庚庚子至第七日遇丙十二支子至七日遇午丑至七日遇未易卦以七日來復則初爻至六爻畢七日又至于初爻

庚巳編誠意公嘗過吳門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問其家之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鏹百萬果徹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諸家要指主正五行者則洪理之曆府池紀之尅擇通書是也主洪範五行者則宋魯珍之曆正通書是也其正五行已不必論所謂洪範五行則以甲寅辰巽戊辛申屬水艮震巳屬木離壬丙乙屬火兌丁乾亥屬金丑癸坤未屬土其於五行之位皆倒置之太和周視嘗著論以辨其謬矣而近世羅氏有霄乃作陰陽辨疑專論五行之有驗其說正五行祖伏羲先天之易洪範五行祖文王後天之易大率陰陽家造葬以山家墓運爲用神而墓運決當以洪範五行變化流行者爲主本此其說之可據者蠡海錄地支內所藏天干者子午卯酉爲四極寄四祿馬辰戌丑未爲四藏寓四墓馬故此八支各藏一陰干寅申巳亥爲四開闔就生四祿馬故各藏二陽干戊藏於辰戌巳藏於丑未陰陽各歸其所戊藏於巳巳藏於午則亦寄祿而藏焉說文無田字韓詩東西耕曰從南北耕曰由呂覽營子背云堯使稷爲由載考錢譜神農幣文農皆作由

農田管子今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菜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

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

商子 廢茁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茁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飽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

呂氏春秋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埴地爲其寡澤而後枯言土燥濕必厚其鞠深爲其惟厚而及故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管下澤下尺生上尺下得陰濕上得陽乾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猶速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好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根莖生於地者五別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疾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苗其弱也欲孤始生時欲得其孤特疏數適中則茂好長也欲相與居依助不僵小其熟也欲相扶相扶持不可傷折是故三以爲族聚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禾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養大殺小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疎樹墝不欲專獨生而族居肥而扶疎則多死根相迫枇墝而專居不能自蔭潤其根則多死

漢書文帝詔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馬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泊宅編七閩地狹而水源淺墾山隴爲田層起如堦級每要接谿谷水以灌溉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之詩蓋紀實也

前食貨志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授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佑爲錢千三百五十餘社閭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文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謹觀歲中上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

西都賦提封五萬疆埸綺紛溝瀆刻鏤原隰龍鱗夾渠降雨荷揷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芬

左思魏都賦膜膜坰野奕奕苗畝芃荼伊蠡芒種斯阜西門溉

其前史起灌其後蓄爲也雲泄爲行雨水溉稉稌陸蒔稷黍黍
黍柘油油麻芋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芃茂桃李陰翳家
安其所爲服美自悅淳于髡謂齊王曰臣今者從東方來見道傍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
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之
世說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
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
河還家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文粹陸龜蒙云舜耕歷山世謂象爲之耕鳥爲之耕而徐起掇欲深獸之行魁者無端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談苑江南多畬田先燔爐燔縱火焚草也爐火燒山界也俟經
雨乃下種歷三歲土脉竭不可復種藝但生草木復燔旁山劉
禹錫連州畬田詩下種隈灰中乘陽折芽蘖蒼蒼一雨後若翠
如雲發吳闞駰十三州志百粵嶺南有駱田駱音絡王氏農書架田即蓊田以木縛架爲曲田浮水上以葑泥附木上而成田其田隨水上下故南方有盜田之訟
碧溪詩話舒王作前元豈行龍骨長乾掛梁梠龍骨水車也歲
稔故掛而不用又寄楊德詩遥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折脩脩兩
龍骨豈得復掛壁是歲旱反前詠耳坡亦有詩翻翻聯聯嗔尾
鴉犖犖确确蜿蜒宋周紫芝字小隱號竹坡老人有句云雨細方淋露下而雨謂芝之淋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蓋方言可以入詩
總龜詩話坡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
相絕作秧馬歌敘述甚詳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作詩云擬
向明時一受壓着鞭常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舉從此馳名

四十年亦巧於用事李白詩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柳宗元札札耒耜聲飛飛來鳥鵲竭茲筋力事特用窮歲年

演繁露桔槔水車也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虛垂人爲制其低昂今世捲水之車也魏畧馬鈞爲園患無水以灌乃作翻車僮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

俞琰曰拂水車拂也楊倞以爲連耞非也耞打稻器非拂也按方言宋魏之間謂之攝殳自關而西謂之棓或謂之拂江淮之間謂之枷或謂之桲註魚打穀者蓋水車拂謂之拂連耞亦謂之拂似不相妨周公瑾雜志頗悉孟郊詩机舂潺湲力杜預作連机水碓

周公謹曰今農家打稻之連耞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載耒南載耨注鉏也耨去草也西載銍北載拂注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柳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鏷連枷狄武襄以鏷連枷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棓亦作柈及捧又連枷也見玉篇此棓枝之棓其字從木本非止於禾又以鐵爲之短兵之利便也堯山堂公謹名客居齊之東野作書名齊東野語後來杭居癸辛街書名癸辛雜志以居山東魯縣又號泗水潛夫以周子草不除號草窓

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夷攷在昔獨兩漢爲最輕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說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

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折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

通考四時纂要者唐韓諤撰徧閱農書取廣雅爾雅定土產取月令家令叙時宜採汎勝種樹之書掇崔寔試穀之法兼刪常氏目錄齊民要術編成齊民要術元魏賈思勰撰自耕農終於酰酯資生之業靡不畢書其曰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蓋名言也

漁釣

魯語宣公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虫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猎魚鱉以爲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虫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罷豵犧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麛麋鳥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孔叢子子思曰鱉魚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莊子任公子爲大鉤巨緇十五犗以爲餌蹲於會稽投餌於東海期年不得一魚一日有大魚率巨釣任公子引其魚而腊之自漸河以東莫不厭於魚者列龍伯之國有大人者舉足不盈數步而曁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

謝承後書鄭敬字次卿汝南人同郡鄧敬者過存敬敬方釣魚於大澤因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棄書自娛

任彥升表折芰焚枯此焉自足

唐書張志和號玄真子自作歌曰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嘗謁顏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太公望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對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緡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得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

能改齋漫錄大唐新語漁具總曰笭箵漁服總曰袟襭唐書元結傳載自澤詩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唐書音釋作敝挺切誤蘇子美松江漁詩云鳴榔莫觸鮫龍睡舉網時聞魚鱉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旋來隨爾帶笭箵皆作平聲今韻畧不收此字說文漁之爲事也有釣網罟筌罶罾罩罛涔罾笱蟹梁罷筰箠銛之類廣雅謂之蟹梁者以木絕水罷網鱉筰箠取鱉銛取龜鼉

續墨客揮犀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釣布網者但至心默禱誦喝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呪以濟物命後爲群漁所伐乃越境而遁

裒談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寘之一笭箵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罩　聖躬既而　上持魚還舍啓笭箵已失其五知陳竊矣往問之陳諦匿　上欲毆之陳笑入以還

上及　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　聖壽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間五歲假之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無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之爲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惡有此陳曰臣嘗於此罩烏龍故云爾

商賈

莊子券內者行夫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史貨殖傳計然曰知閼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十九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閼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本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游越范蠡畢丘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天官注行曰商處曰賈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人以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耿舒與兄弇書馬伏波類西戎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坡詩并作賈胡留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賈

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奸富爲下

漢平準書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矣

吳郡賦士女佇貽工賈駢坐緤賄貨名紛紜器用萬端澁言不正貌窺窬於分毫之際杜詩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

書言王莽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與民收息百月三今人鮮庫是其遺意史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

直方詩話今人市語答人真實事則稱見來此語蓋已久矣坡贈王山人詩面頰照人元自白眉毛覆眼見來烏

工技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工

弓人爲弓六材既具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左傳賂之以執斲執鐵織紝皆百人裁木爲器曰鈹裂帛爲衣曰揼左賦藏鏹巨萬鈹揼燕呈

莊子輪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已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盡堊而鼻不傷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問之曰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承蜩云吾處身也若橛株駒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技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

梓慶削木爲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齊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管子四人者國之石人謂士農工商各守其業不可遷也如今之柱下石

列子宋人有爲其君爲楮葉三年而成襍之楮葉中不辨列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亦鮮矣燕王好微巧人端造沐猴王請其制而觀之術人即逃去

韓非子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徭徙則亡其功一人之

作日忘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工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工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癸卒

雜志宋太祖時以寢殿梁壞須大木換易二司奏乞以模枋一條截用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嘉祐中修三司勑內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即此勑也豈區區斬一木哉

世說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襍八斗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斗益之

篙師曰長年柁工曰三老杜子美詩長年三老遥憐汝又有最能行最能水手之名

魏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搆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顛倒之理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才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玄宗紀號國中堂既成召工巧墁約錢二百萬復求實坡號國以絡羅五日段賞之涖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爵失一物不敢受直

唐史凡工匠以州縣爲團五人爲火置長一人四月三七月爲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十月至正月爲短工細鏤之工教以四年專輅樂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矢鏃竹漆之工半馬冠冕弁幘之工九月

筆談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叀術叀文象形如繩木匠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歸田録都料喻皓工於造塔每卦則交手於胷爲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木經三卷行於世皓常造開寶寺塔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問之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次之不百年當正也

刻字匠

筆叢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而藏書者精於讐對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閲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謾抄引揮麈録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後也載閲陸河汾燕閒録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則又在柳玭先矣唐文皇乃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耶意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槩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耳筆談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待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極爲神速今無以藥泥爲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

染匠

冬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湛潰也丹秫赤粟也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染羽所以飾旌及王后之車也

唐書李固言未及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問之答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汁染子衣矣科弟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矣固言許之未久登第

練匠

考工記㡛氏湅衣以沤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暴日謂當日曬宿井

謂懸於井中浣水以灰漬之

銀匠

朝野遺記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匠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聯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匠則可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爲其見高乎李守素多矣

泥匠

書若作室家既勤垣惟其塗塈茨

韓愈集圬者王承福視屋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食焉而怠其事者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墁以嬉

皮匠

考工記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

磚石匠

周平園集銘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鍾鼎款識載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干比墓銅縢篆文右林左泉後崗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爲器生死皆用自漢錢幣銅有禁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尹君墓磚先叙所歷之官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磚銘以四字爲句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墓誌始晉殷仲文洪丞相跋云世傳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磚也自銅易磚自磚斲石愈久愈簡便耳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煥叔之子省曾智甫出示越新拓王獻之保母墓碑因謹記之大令保母之藏以刻磚爲志

刀鑷工

江季其曰市上有一刀鑷工無姓氏室家惟一女年七歲日以刀鑷所得錢與女醉則簪花吹笛肩女而歸

無一朝之憂有終身之樂疑爲有道者也王僧虔对客謂鋼鑷爲郝老先生

陶工

永無苦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尾斧之鳴是猶土鉶之德夏后氏之時烏曹氏始作磚其覆屋之尾由夏桀始也

梳子厚云甄精埏埴制合規模亶至德之陶蒸

櫛工

裒談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 聖體之遺豈敢狼藉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於家 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悅謂其誠謹知礼即命爲太常卿

醫藥

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史記扁鵲者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国因命之曰盧醫也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嘗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按

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輕身重財衣食不能適陰陽弃藏氣不定形羸不能服藥信巫不信醫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大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公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意家居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脉法曰脉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脉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脉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脉時少陽初代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臃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脉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

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遏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臣故曰湧疝也以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　陽虛

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榮肺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膽在肝之四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一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宛委餘篇云王掃考周禮廩人月三鬴註六斗四升曰鬴計食米月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米月一石半是食米日五升也漢趙充国曰以一馬自馳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人日食米八升馬日麥十斗米六升也匈奴傳一人三百日食用糲米十八斛是人日糲米六升也古斛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食米八升當今二升一合六分食米六升當今一升六合觀一馬能負米麥至此可以徵其升合之小而倉公傳所載人大腸受水米之數不至可駭矣第沈存中所言六斗爲一斗七升九合而揔則六斗當爲一斗六升更少一升九合似當以存中爲據

說苑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造宮門曰入言秦越人能活太子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曰猶父以管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諸扶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是乎曰不能中古之爲醫者曰俞跗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子之方能如是乎曰不能太子之疾所謂尸厥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緩耳中焦焦如有嘯者皆可治也庶子

入報趙王跣足出門曰先生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塡溝壑矣扁鵲遂爲診之砥針礪石云云太子復生天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當生者活耳鵲兄弟三人善醫文侯問孰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按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後漢書郭玉少師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即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運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處高尊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不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尸子醫竘者秦良醫爲宣王刳痤惠王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謂曰背非吾背也任子治焉治之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治焉夫爲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以委治然後治矣

南陽張機字仲景總角造何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爲良醫卒如其言顒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宣年十七嘗過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成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貴長遠不治也後至三十果疾成竟眉落其精如此

華陀字元化一名專遊學徐土兼通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精於方藥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

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浣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括異志朱師古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即嘔史載之曰君之疾正在素問中名食斗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斗）

梁陶隱居序覽本草藥性以爲盡聖人之舊稱神農本經余爲信然岐黃彭扁振揚輔導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而遭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真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廣陵人華陀弟子撰本草一卷李當之華陀弟子修神農本經等更復損益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別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素問恬淡之士邪不能深入故移精祝由而已今人逆寒暑之宜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得已也謂祝說病由）

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

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酌酌其宜欲過命補虛羸者本中經

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禹錫等按本草神農本經以朱書名醫別錄以墨書）

南史薛伯宗善從癰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爲氣封之從置齋前

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濃爛出黃赤汁升餘樹爲之痿損老學庵族子相少服兎絲數年飲食倍常發大瘡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方所載法飲之兩日至數斤背消

高湛養生論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探摭群論撰成脉經十卷編序次張仲景方論編爲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齊諧記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解斯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宋元嘉爲奉朝請夷堅志虞雍公召至行在因道中冒暑瀉疾連月夢一仙官延坐壁間有韻語藥方曰毒暑在脾濕氣連脚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

舊唐書許胤宗醫術若神或謂曰公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兎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本草序云醫王子姓韋名古字老師元是蹤勃国得道人也身被毳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壽年五百餘歲洎開元中孟夏之月有人疾患稍多疼困師發願心存目想遂普施藥餌

無不痊平觀之者便愈後乃圖形供養皇帝敬礼爲藥王菩薩

元行冲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腸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疫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之藥籠中物也

避暑録道士楊大均能默誦本草素問及兩部千金方不遺一字與人治病診病不出藥但云此病若何當服何藥是在千金某部即取紙授分兩不差余問素問有記性者或能誦本草則固難矣若千金但藥名與分兩劑料有何義而可記乎曰古之處方因病用藥精深微妙尚通其意其文理有甚於章句

名醫録李王公主患喉癰數日痛腫飲食不下纔召到醫言須鍼刀開方得潰破公主聞用鍼刀哭不肯治忽有草澤醫曰某不使鍼刀只用筆頭蘸藥癰上要時便潰公主喜令召之方兩次上藥遂潰令供其方醫云乃以鍼繫筆心中輕輕劃破其潰散耳

嘉祐補註敘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録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爲似張仲景華陀輩所爲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張機華陀始因古學附以新說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録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爲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摭其差謬表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爲二十卷世謂之

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嘗用有效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爲刋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並鏤板摹行由此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僞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爲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是書自漢迄今三經撰著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億臣頌臣洞等再加校正漫抄醫書論人脉有寸關尺三部手掌後高骨下爲寸寸下爲關關下爲尺自高骨下至切寸脉指盡處得寸爲寸則自切尺脉盡指處上至中指尖豈非尺乎今醫家但屈中指以兩紋盡處爲寸春秋已前及和緩之書蔑聞而道經畧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至漢淳于意及華陀等方今時有存者亦皆條理藥性惟張仲景一部最爲衆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脉明氣候以意消息之爾至於刳腸剖膈割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自晉代以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脫靳邵趙泉李子豫等一代良醫其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董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謨商仲堪諸名人等並研精藥術宋有羊所元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弟療病亦十愈其八九凡此諸人各有所撰用方觀其指趣孰非本草者乎或時用別藥亦循其性度非相踰越范汪方百餘卷及葛洪肘後其中有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麵店蒜虀乃是下蛇之藥路邉地松而爲金瘡所秘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爲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魏廣陵人吳普撰吳氏本草梁陶隱居撰藥總訣藥性論

不著撰名一本題陶隱居北齊尚書令徐之才撰藥對唐同州刺史孟詵撰食療本草開元中三原縣尉陳藏器撰本草拾遺唐蘭陵處士蕭炳撰四聲本草唐潤州醫博士楊損之撰刪繁本草京兆醫工杜善方撰本草性事類不詳何氏僞唐醫學助教陳士良撰食性本草宋初開寶中明人撰日華子諸家本草不著姓氏

雷公炮炙論序

世人使藥寧分相制如柰毛今鹽草也霑溺象膽揮黏無名無名異形似玉止楚聖石開盲當歸止血破血頭尾不同頭止血尾破血雞子足睡不眠熟生立據弊箪淡滷常使者甑中箪能淡鹽味神砂化鐵石經鶴糞作塵柰見橘花似髓弦斷劍折遇鸞血而如初海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泛令鉛拒火須仗修天今呼爲補天石如要形堅豈忘紫背有紫背天葵留砒住鼎全賴宗心別有宗心草今呼石竹雖得芹花立便成庚鮭魚插樹立便乾枯用狗塗之以狗膽灌之却當榮盛長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其齒若折年多不生者取雄鼠脊骨作末揩折處齒立生如故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眉髮墮落者以生半夏莖煉之取涎塗髮落處立生目瞖眼翳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是也其葉有雌雄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須使五葉者作求酒浸飲之其月翳者正脚生肉柰裩繫菪根脚有肉柰者取萇菪根於裩帶上繫之一件服之永不夜起也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鸕鷀末服血泛經過飲調瓜子甜瓜子內仁搗杵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絶咳逆數數酒服熟雄天雄炮遍體瘮風冷調生側附子傍生曰側子作末腸虛瀉痢須假草零搗五倍子作末以熟水下之立止也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硐硝硐即硇砂硝石二味於乳鉢中研作粉同鍛了酒服神効也益食加觴須煎蘆朴不食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強筋健骨酒泛蓯鱓蓯蓉并鱓魚二味作末以黃精汁丸服之可力倍當十也駐色延年精蒸神錦出顏色服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知瘡所在口點陰膠陰膠即是甑中氣垢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產後肌浮丹皮酒服產後肌浮酒服丹皮立愈口瘡

舌拆立愈黄蘇口瘡舌拆以根黄塗蘇炙作末含之愈腦痛欲亡鼻授硝末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内鼻中立止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如斯百種是藥之功續耳談淮西士人楊緬中年得奇疾每發言腹輒有聲應有道士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過虫所不應者服之讀至雷丸虫乃無聲頻餌數粒遂愈

筆談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藏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禀火氣故上生鬚屬腎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續博物自鬚髮鑷去消蠟滴孔中即生黑者

余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暴卒又余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余目見者又余嘗苦腰重久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余曰得無用苦參漬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卿舒昭亮用苦參楷齒歲久亦病腰重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人肺肝世俗似此之論甚多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真五藏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藏出入息五藏之含氣呼吸正

如冶家之鼓鞴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五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雖各別其入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即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既入腸爲真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硫黃硃砂乳石之類凡能飛走融結者皆隨其氣洞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無留礙自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滓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至彼哉癸辛喉蔽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白礬一味或不驗有老醫教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釅醋調滿有老兵妻苦喉閉垂殆矣少許授之甫下喉即大吐去膠痰凡數人莫不立驗

舊說用藥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爲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爲用大畧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爲君其次爲臣爲佐有毒者多爲使此謬說也設欲若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爲君哉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惟近世人爲之本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槩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

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矣在藥則未爲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服地黃葉觀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此其效也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芽者自從本說取花者取花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笙竹笋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生者謂之晚笙稻有七月熟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也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斤餘其堅如石計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瑪瑙紅玉者最善

詩說 石藏用劉寅俱善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冷藥京師語曰藏用匣中三斛火劉寅篋內一壺氷

金鑾記 劉無名嘗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籙劉復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芝田錄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乙觀拉師

同守庚申作詩曰玉皇已自知行止任你三彭說是非

清波雜志 煇嘗見父友許志康宦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咎因及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爲王荆公診脉言當有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雩果登第緣自矜語驗詣公乞文以爲寵公爲書曰妙應太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脉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於晉侯脉息見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 墨莊漫録荆公爲相奏事忽覺偏頭痛不可忍裕陵令且在中書假卧已而小黄門持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即灌左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方不傳人間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匀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鉉鎮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絶鄰屋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兩三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并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之申時方蘇續揮犀謝正秀才云有人食黄顙魚後食荆芥湯即死見醫者云二物極相反食他魚亦宜禁之 有黄連桔梗勿食猪肉有茯苓勿食酢物有細辛勿食生菜

有少年眼中嘗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内且令從客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止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

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之方出少年以醋啜慙謝卿曰郎君喫鱠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誑也遂退謀餐他鈔多斯類唐時一婦人從夫官誤食一虵疑之成疾有醫人請姨妳中謹密者誡令以藥吐瀉但言有一箇蝦蟆走去遂愈

避暑録 婦人疾莫大於產蓐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其一郝質子婦產四日弓背反張瘈瘲戰眼任以爲痙病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余妻纔分娩忽頭足相接相去幾二尺數婢拗之弗直適記所云而藥囊有獨活乃急爲之召醫未至連進三劑遂能直醫至則愈矣更不用大豆紫湯古人處方神驗類爾在千金第三卷

今歲熱甚多昏仆而死者皆暑氣所中不得泄則關竅窒塞氣閉而死也產婦嬰兒尤甚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曾記崇寧已酉余爲書局時一養僕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即絶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刲其齒灌之有頃即甦至暮此僕復爲余御而歸陸嚴

墨莊漫録 平江府白雲寺有數僧行山間得葦一叢共煑食之至夜發吐內三人急取鴛鴦草生啖遂愈鴛鴦草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皆

奉化人新昌徐氏婦病產至門婦已死胸間微熱診之曰此血悶也能損紅花數十斤則可以活主人購如數乃爲大鍋煮之候湯沸取窓格婦人寀其上盛湯其中湯氣微又進之蓋紅花能活血

可盖沈存中所載金銀花又曰老翁須者本草名忍冬

墨客揮犀 虫之類能入耳者不獨蚰蜒如螢火叩頭虫皂莢虫皆能爲害凡虫入耳者惟用生油灌之爲妙余從祖多患腹痛類虫食或教之以桃葉爲枕一夕虫自鼻出形如鷹嘴有人謂蚰蜒入耳遇其極時不覺以頭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瘡其不可忍

蔡定夫戡之子康苦寸白虫爲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臠寘口内嚥咀其津膏而勿食虫聞肉香起咂啖之然後飲前藥此虫惟月三日以前向上可用藥下之

談苑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云取本草白字藥服之多驗蘇子容